

A Nest of Gentlefolk



(俄) 屠格涅夫

贵族之家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晓燕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9-00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族之家/(俄)屠格涅夫著;晓燕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1

ISBN 7-80639-287-4

I. 贵… II. ①屠… ②晓…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968 号

贵族之家

作者/(俄)屠格涅夫

译者/晓燕

责编/朱文婷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60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9-287-4/I·78

定价/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地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活着与人怎样活着，这一永恒的大课

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地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甸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的假的，最终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28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7次远航，历时27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汲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和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南方农奴制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界

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算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第 1 章

那天,春光明媚,已近黄昏时,晴朗的天空中挂着一朵朵玫瑰色的云彩,似乎不是徐徐飘动,而是缓缓游入碧空深处。

在 O 省省城一条偏僻的街道上,有一幢美丽绝伦的宅第,敞着的窗前,坐着两位妇女:一个有 50 岁左右,另一个已经是 70 左右的老太婆了。

年纪稍轻的一个叫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卡利京娜。她的丈夫从前是省里著名的检察官,他精通诉讼,机灵果断,尖酸刻薄,而且固执,——10 年前已经去世。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是因为爱上他才嫁给他的:他长得很好,人也聪明,如果他愿意的话,还显得非常可爱。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上过大学,但是因为出身于贫寒阶层,很早就明白了,必须为自己闯出一条路来,而且要大把大把地捞钱。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出嫁以前姓佩斯托娃)童年时就失去了双亲,在莫斯科一所贵族女子中学里生活了几年后,回到了离 O 省省城五十俄里、她家祖传的波克罗夫斯克村,与姑妈和哥哥住在一起。不久,哥哥到彼得堡任职,他一直虐待妹妹和姑妈,直到死神突然降临,结束了他的一生。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克村,但是在那里没住多久,她和一见倾心的卡利京结婚后的第二年,用波克罗夫斯克村换了另一处地产。这块地产收益很多,但它却不美丽,也没有花园,这时,卡利京在 O 市买下了一幢房子,夫妻俩从此在那里长期居住下来。房宅旁是一座很大的花园与田野和郊外相连。不喜欢乡村幽静生活的卡利京说,“用不着没事儿常到乡下去了。”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却非常怀念那美丽的波克罗夫斯克村,那里有欢快的小溪,辽阔的草地和苍翠的小树林。不过,她什么事情都绝对服从丈夫,而且对他



的聪明才智和精通人情世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五年，丈夫去世时留下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对自己生活已经很习惯，她不愿离开O市了。

年轻时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曾享有可爱的金发女郎的美誉；现在虽年近半百，又稍有点儿发胖，显得有些儿臃肿，但容貌仍然未失令人产生好感的风韵。与其说她心地善良，还不如说她是多愁善感，到了成年，仍然保留着贵族女子中学里的习气；她任性而又娇气，每当生活遇到挫折的时候，她很容易动怒，甚至哭泣；然而当她的愿望得到实现，谁也不顶撞她的时候，她对入却十分亲切而又可爱。她的房子是城里最舒适的住宅之一。她的家产很多，但不是继承来的，主要是丈夫挣来的。两个女儿与她住在一起；儿子则在彼得堡一所最好的官办学校里学习。

坐在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旁边的老太婆，是曾和她一同在波克罗夫斯克村度过一段寂静生活的姑妈，她叫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佩斯托娃。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有些怕她。这个出了名的怪人，性格独立不羁，对谁都是当面实话实说，她的财产少得可怜，言谈举止却好像万贯家产缠身一样。她非常忌恨已故的卡利京，她因为侄女嫁给他，她不得不回自己的小村子里，在一个没有烟囱的农舍里度过了整整十年。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个子矮小，即使老了，仍然满头黑发，尖尖的鼻子，眼睛灵活，走起路来身子挺直，很有精神，说话很快而清楚，声音尖而响亮。她喜欢戴白色包发帽，穿白色短上衣。

“你这是怎么了？”她突然问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长吁短叹的，在想什么，我的天啊？”

“没什么，”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犹豫地说，“多美的云彩啊！”

“你是在可怜它们，是吗？”

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没有回答。

“格杰昂诺夫斯基怎么还不来?”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嘴上说着,手里却灵巧地舞动着织针,她正在编织一条很大的毛围巾。

“他能跟你一道叹气就好了……要不随便说点儿什么。”

“一提到他,您总是那么严肃!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受人尊敬的人!”老太婆含着责备的语气重复道。

“他对我已故的丈夫多么忠诚啊!”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说,“直到现在他说起他来还很动感情。”

“当然啦!是他把他从泥坑里拉出来的嘛。”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很不满地唠叨着,织针在她的手里动得更快了。

“他看上去很谦逊,头发都白了,可是一开口,不是说谎,就是胡说八道,还是个五等文官呢!唉,也难怪是个牧师的儿子嘛!”

“他是有这个缺点。当然啦,谁没有过错呀,姑妈?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没受过教育,不会说法语;可是,随您怎么说吧,他是个令人喜欢的人。”

“对啊,他一直在给你溜须。他不会说法语,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自己的法语也不好。如果他哪一国语都不会说,也就不会说谎了。看,刚说到他,他就来了,”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向街上望了一眼,补上一句,“那不是,你那位讨人喜欢的人来了。这么高的个子,简直像一只鹤鹤!”

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髻发,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用嘲笑的神情望着她。

“天哟,这是什么?好像是白头发?你应该好好教训一下那个帕拉什卡。她怎么没看见呢?”

“唉,姑妈,您总是……”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一边含含糊糊地说,一边用手指敲了敲安乐椅的扶手。

一个面颊红润的小厮从门外跑来,尖声喊道:“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格杰昂诺夫斯基!”



第2章

一个大高个走进来，他身穿干净整齐的长礼服，裤子略短，戴了一副灰色麂皮手套，颈上系着两条领带——上边一条是黑的，下边一条是白的。他文雅端庄的面容、梳得溜光的两鬓、那双不会发出刺耳响声的平跟皮靴，这一切都显得彬彬有礼，得体宜人。他向女主人躬身施礼，然后向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鞠躬致意，继而慢慢脱掉手套，走到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身边，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缓缓伸出右手，他恭恭敬敬地在手上连连吻了两次，然后不慌不忙地坐到扶手椅上，面带微笑，轻轻揉搓着指尖，说：“叶莉扎薇塔·米哈依洛夫娜好吗？”

“她很好，”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回答，“她在花园里。”

“叶莲娜·米哈依洛夫娜呢？”

“莲诺奇卡也在花园里。有什么好消息吗？”

“怎能没有呢，”客人眨眨眼睛，噙着嘴回答。“喏，请您听我说，有新消息，而且是惊人的新闻：拉夫烈茨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回来了。”

“费佳！”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一听竟激动地高喊起来，“算了吧，你是撒谎吧，我的天？”

“我亲眼见过他”。

“噢，这不能算是根据。”

“他长得结实多了，”格杰昂诺夫斯基好像没有听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指责的话，接着说，“他的肩膀更宽了，满面红光的。”

“结实多了，”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一字一顿地说，“依我看，他怎么会结实得起来呢？”

“就是嘛，”格杰昂诺夫斯基满脸疑惑地回答，“如果是别人，在

他那样的处境中，恐怕连在人前露面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为什么呢？”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打断他的话，“这是什么话？一个人重返故乡……叫他躲到哪儿去？况且他也没什么过错呢！”

“夫人，恕我冒昧，妻子的行为不端，丈夫有责任。”

“天啊，你这么说是因为你还没有结婚。”

格杰昂诺夫斯基不以为然地笑了笑。稍许的沉默后，他问道：

“这么好看的围巾是给谁织的啊？”

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看了他一眼。

“给一个从不要滑头，也不撒谎的人织的，”她用讥讽的口气说，“要是世上真有这样的人。我太了解费佳了，他唯一的过错就是把老婆惯坏了。他们是恋爱结婚的，可这种婚姻从来就没有好结果，”老太婆斜着眼睛瞟了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一眼，站起来，补充一句，“我的爷，你爱说谁的坏话就说谁的坏话吧，就是说我也可以；我走了，不碍你的事了。”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完朝外走去。

“瞧，她总是这样，”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目送姑妈走远以后，说，“总是这样！”

“到了她这种年纪，有什么办法呢！”格杰昂诺夫斯基说。“瞧，她特别赞赏不要滑头的人，可如今有谁不要滑头呢？世道就是这样嘛。我告诉您，我有个朋友，是个很受人尊敬的人，官职还很大，他常说：如今就连母鸡走近谷粒，也要耍花招，一直在想办法，设法从一旁走过去。您就不一样了，我的女主人，您就如同天使一样。请把您雪白的小手伸给我，让我吻一吻。”

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微笑着，把张开五指的右手伸向格杰昂诺夫斯基。他把嘴唇凑上去，吻了吻那只手，她把自己的安乐椅往他那边移了一下，微微弯下腰，压低声音问：“您看到他了？他真的没什么，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是的，愉快，没事儿。”格杰昂诺夫斯基轻声回答。

“您听说他妻子现在在哪里？”

“前一段时间她在巴黎；听说这会儿在意大利。”

“太可怕，真的。费佳的处境真是可怕；他怎么受得了。的确，人人都会遭到不幸；可是，他的不幸闹得整个欧洲都知道了。”

格杰昂诺夫斯基叹了口气。

“是啊。听说她与一些演员和钢琴家交上朋友，在他们看来，这如同跟狮子和野兽交了朋友。真是不知羞耻……”

“非常非常遗憾，”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说。“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您知道吗，说起来我们还是亲戚关系，他还是我的远房表亲呢。”

“这还用您说吗？凡是与您家有关的事，我还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了。”

“您看他会来我们家吗？”

“可能会来；可是我听说他打算回到自己的村子里。”

“唉，谢尔盖·彼特罗维奇，提起这些事，我总是想，作为女人，行为举止应该小心谨慎才是！”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抬眼望望天空。

“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女人和女人不同，有一些女人性情反复无常……嗯，这与年龄也有关系；再说，她们根本不懂得做人的规矩。”谢尔盖·彼特罗维奇说到这里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方格蓝手帕，用手把它展开。“当然啦，有时会有这种女人。”谢尔盖·彼特罗维奇用手帕的一角轮流擦了擦眼睛。“不过，一般说，如果评判是非，也就是说……城里的灰尘可真大。”他结束了自己的话。

一个模样俊俏、大约有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跑进来，一边跑一边喊，“妈妈！妈妈！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骑着马来了！”

听了这话，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立刻站了起来，谢尔盖·彼特罗维奇也跟着站起身来，他鞠了个躬。“叶莲娜·米哈依洛芙娜，

您好。”说罢，走到墙角处，捂住鼻子，擤起鼻涕来。

“他的马真好啊！”小姑娘接着说。“他在栅栏门边对我和莉莎说，他要骑着马到台阶跟前来。”

这时，窗外传来嗒嗒的马蹄声，一个身材匀称、骑着红马的骑手，在敞开的窗户前停下来。





第 9 章

“您好啊。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骑手以响亮、动听的声音高声说,“您喜欢我新买的这匹马吗?”

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走到窗前。

“您好,啊,多漂亮的马!您从谁的手里买的?”

“从一个马匹采购员那里买的……他要的价钱很高,这个坏蛋。”

“它叫什么名字?”

“奥尔兰德……,这个名字不好;我想改个名字……Eh bien, eh-bien, mongarcon……这个不安静的家伙!”

那马打着响鼻,替换着腿,不停地晃动着口吐白沫的头。

“莲诺奇卡,您可以摸摸它,不要害怕……”

小姑娘把手从窗户伸出来,奥尔兰德突然后腿直立起来,猛地冲到了一边。

骑手没有丝毫的惊慌,他用两条腿紧紧夹住了马肚子,举起鞭子朝它脖子上抽了一鞭,那马虽然还在反抗,但还是缓缓地回到了窗前。

“小心!小心!”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用法语反复说着。

“莲诺奇卡,轻轻地摸摸它吧,”“它不会再撒野了。”骑手毫不在意地说。

小姑娘重新把手伸出去,提心吊胆地摸了摸奥尔兰德颤动着的鼻孔,那马咬着嚼子不停地抖动着。

“好!请下马,到我们这儿来吧。”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赞赏地高声说。

骑手敏捷地掉转马头,用马刺踢了踢,那马从街道上疾驰,进

了院子。

转瞬间,他挥动着马鞭,由前门进客厅;与此同时,另一个门的门槛上出现一个姑娘,她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而美丽,长着一头黑发——她就是玛丽娅·德米特里叶芙娜 19 岁的长女莉莎。





第4章

走进来的这位年轻人，名叫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潘申，在彼得堡内务部任职，负责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此次他为了执行一项临时的任务来到O省，听从省长、也是他的一位远亲宗年别尔格将军指挥。潘申的父亲，是一位退役的骑兵上尉，因嗜赌而远近闻名，他那双漂亮的眼睛经常流露着疲倦，嘴角不时地神经质地抽搐着，他经常光顾两个京城里的英国俱乐部，一生都在贵族之中厮混，是那种相当精明、不大可靠，然而亲切可爱的人。虽然如此，他却经常处于贫困的边缘，死后留给惟一的儿子的是一份已经败落的、少得可怜的家产。尽管这样，他仍然坚持按自己的方式教育儿子：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法语说得十分漂亮，英语也说得不错，德语却说得很差劲。这也在所难免，因为所有上流社会的人都认为能把德语说得十分流利是可耻的；不过在某些场合，大半是在开玩笑、打趣的时候，说几个德语单词儿，照彼得堡的法国人的说法，就是 *c'est une Mmetrès chic*（时髦）。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从十五岁起就开始出入随便什么人家的客厅，愉快地在那里与人周旋，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起身告辞。潘申的父亲利用一切机会为儿子拉关系；在两圈牌之间洗牌的时候，或者是手气好，大获全胜之后，他都抓住时机，对在座的上流显贵大谈他的“沃洛季卡”。弗拉季米尔·尼古拉伊奇本人，当他还在大学里读书时，就已经结识了一些贵族出身的青年人，开始进入一些贵族的家庭。每处都乐意接待他；他长得一表人才，毫不拘束，谈笑风生，身体强壮，无论做什么，都能应付有余；需要有礼貌的场合，他就彬彬有礼，可以无礼的地方，他就粗鲁放肆，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小伙子。潘申很快就掌握了一套上流社会处世秘诀；对这套学问的准则他既能真心诚意满怀敬意，